

杜鵬程文集

第四卷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杜鵬程文集

第四卷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鹏程文集.4/杜鹏程著. 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
1993(2008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224 - 02720 - 4

I . 杜… II . 杜… III 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
国 - 当代 ②日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0543 号



1948年摄于渭北高原行军途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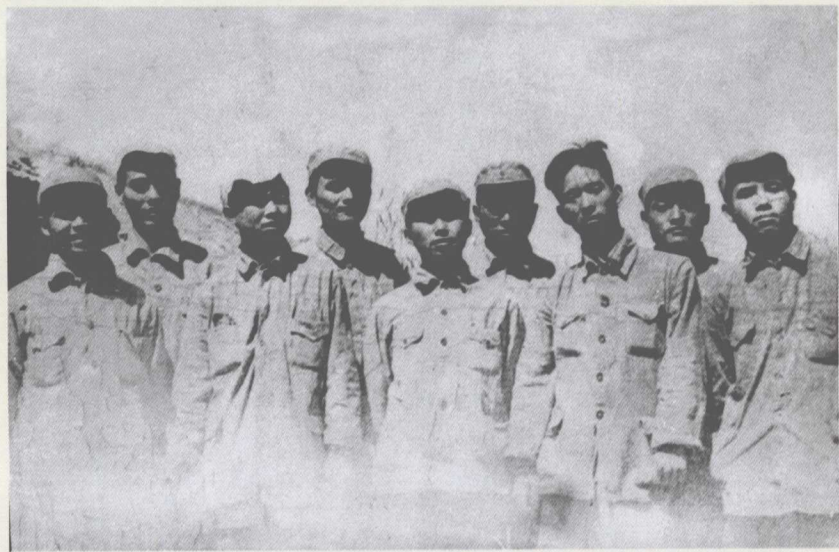
彭德怀司令员和前线战士们在一起



王震同志1947年7
月摄于靖边县小河村



边区人民支前运送弹药



1948年于郭家山西北前线记者在彭总接见后合影（右三为杜鹏程）



1947年摄于山西曲沃（前排右为杜鹏程）



1947年摄于山西
（右为杜鹏程）



1949年深秋与时任二军军长的杨秀山摄于新疆喀什



1949年6月扶眉战役期间与四师政治部部分同志摄于秦岭山下（前排左二为问彬，后排左一为杜鹏程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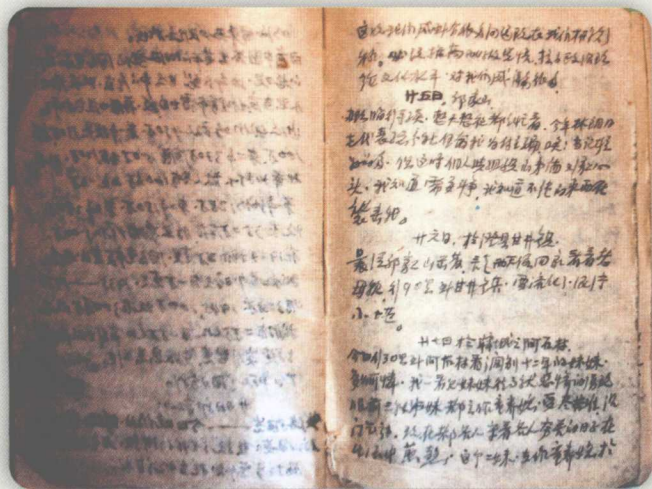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部队换装
后摄于新疆喀什



穿军装的杜鹏程夫人问彬1950年春于喀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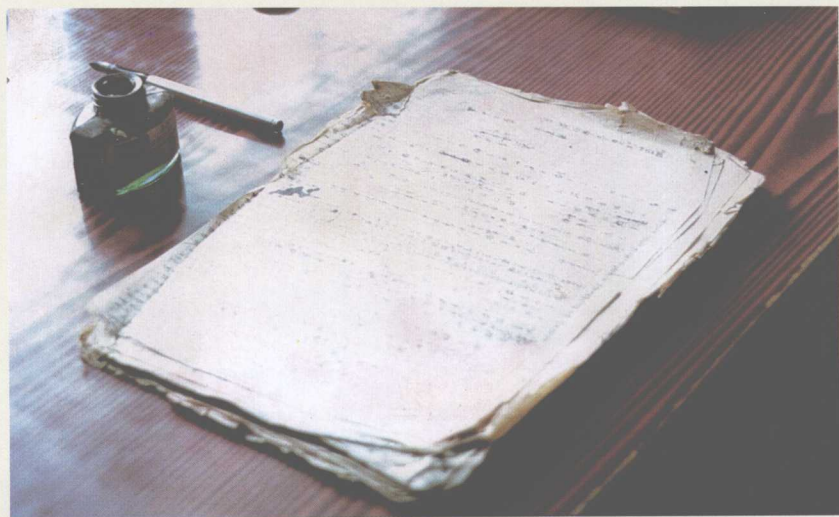
《战争日记》手迹



《战争日记》手迹



杜鹏程从1938年开始记日记，直至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从未间断一天。《战争日记》是其中的一部分



《保卫延安》部分手稿

目 录

Contents



战 争 日 记

一九四七年(三月至十二月)·····	(1)
一九四八年(一月至十二月)·····	(190)
一九四九年(一月至十二月)·····	(389)
附录 1 杜鹏程著作系年 ·····	(576)
附录 2 杜鹏程研究资料索引(1954—1992) ·····	(603)
编后记·····	(643)



一九四七年（三月至十二月）

3月1日

我调《边区群众报》，今天整天都在办接交手续。头痛，身体感到难以支持。这几天又没读书。

下午给母亲写一信，心里酸痛，我虽为七尺男儿却不能供养母亲，但愿母亲能原谅我这个穷贫的儿子。母亲是伟大的，儿子富有也好，穷困也好，顺利也好，倒霉也好，她总是深深地爱着你。

今日是星期六，想去找午人，可是黄风遮天，一时飞沙走石，只好作罢。

3月2日

到西北新闻社和午人谈了谈工作。又在那里读人物杂志，这个杂志办得很有特点，上面有许多名人的传记或生活片断，十分生动。屠格涅夫这位文学巨匠，四十年爱着一个已婚的女子，后来他说：“为了一个女人而沉溺于情感不能自拔……”这一年多，虽然自己从未放松过读书求知，可是为爱情也耽误

了不少时间。她爱上了别人，我失恋了，感情的迷失，使我几乎丧失了信心，他的话无疑是对我的提醒。

我已决定去《边区群众报》工作，去当新闻记者，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一条新路。事出偶然，这几年我很喜欢文学，试着写了一些文章和剧本，但对新闻工作感兴趣却是前不久的事情。一方面我的工作常常需要写点通讯报道，但主要是读了许多传记，其中有些作家就是新闻记者出身。我很向往写作，但如今我真正开始了以文为生的时候，心里又很不安。我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转，回来将书籍、行李整理好，又将收集的一些材料用布裹起，用针线缝起来，我自认为这是我的宝贝。我已二十六岁，要开始新的生活，那儿等着我的将是什么？

3月3日

敌人“全面进攻”破产以后，又转而进攻延安，庆阳已失，延安紧急，昨天二次疏散令已下，延安市进入紧张的备战疏散中。

远处传来驼铃声，大家忙着搬运东西；脚户呐喊，骡马嘶叫，狗吠人喧，灯火齐举，人们紧张地来回走动。延安——中国的革命圣地亲临大战了吗？感叹生于这交替时代的我辈青年。

打算明天收拾一下，到母亲那里去。唉！多么不安的脆弱的灵魂啊！

刚打算睡觉，高局长叫下乡动员借用牲口，我即欣然应允，背上枪独自慢行在山沟里。摸黑着一会走在河里，一会又走在乱坟间，反正是瞎摸；到乡政府已是鸡叫二遍了，把乡长叫起来交代了一遍。我还在大路上持枪拉差。共挡住五个老百

姓。他们有的是去卖柴，有的去卖炭，有的去卖粮食，统统被我挡了下来。五个老百姓一个三十来岁，老实忠厚；一个四十多岁，非常老实而且可怜巴巴；一个二十四五，精明懂事；另一个是柳林区模范村的，姓刘，这人在山西住了十来年，性格深沉，见识多，能说会道，有点滑头。我和他谈论着各种事情，老百姓特别喜欢听时事，我很可怜他们。老百姓实在可怜，有一杆枪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们那样安分守己，淳朴，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艰苦的日子，还要受军阀、土豪种种压迫、盘剥。中国老百姓是多么可怜！我深深爱着他们。

延安疏散紧急，新闻单位也要疏散，报社派人来接我，我和来人背东西到报社，大家异常热情。

3月4日

一片战争气氛，各处都在忙着坚壁东西，打点行装。

3月5日

跑了一天办手续，把工作关系转到报社。

去高枫处，又与岳镇谈了很久。

3月6日

中午出发，一路黄风遮天，尘土飞扬。沿途搬家的行人、马车、牲口络绎不绝。个个都成了土人。讨厌的是北风迎面吹来，使人睁不开眼，出不来气，憋得要死。是晚宿青化砭，遇

一延川老太太去佳县看当兵的儿子。老人谈话间，处处流露出慈母的情怀。使我想起了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这首诗。

3月7日

月亮高挂，雄鸡乱鸣，我即出发，在深夜的山沟独自背着行李疾行。北风迎面吹来，浑身如浇了冰水。天明到蟠龙。行二十里，走小路，人家说是五十里，直走到天黑。在阴暗的小沟中独自步行，行李压得双肩酸痛，两条腿麻木，肚子又饿，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。讨厌的是走错了路，千山万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好乱走，至晚始到。工人们都来看我，非常热情，在被服厂工作二年多，群众对我太好了，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今天礼拜六，被服厂搞竞赛，我想搜集点材料写通讯。

3月8日

今天是“三八”节。工厂请我吃了饭，饭罢去各处了解工人突击生产的情况。由于我对工厂比较熟悉，大大地帮助了我的工作。准备明天回延，因为延安战情紧急。

3月9日

本来准备今天走，因为要开大会，讨论降低工资，我留下来参加。上午开会工人们发言热烈，我均详记以备报道。

3月10日

早晨出发，一路上牲口、大车、行人，婆姨娃娃，男的女的，提的挑的担的驮的不绝于途。有的人说延安特别吃紧，有的说进攻就在一两日中，传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不管怎样说，我心里着实焦急。晚八时许摸黑到青化砭。这里只一家可怜的小店，一个炕，挤了十五六个人。我睡在炕边的石头上，没铺盖，冷得睡不着。半夜月亮到了头顶，我们就起身。一行五人，大家心里茫茫然，又困，眼皮像坠上了千斤石，走着路就睡着了。走了十里，我和村长找了一个冷窑洞，躺下呼呼地睡到大天亮。

一路上同行的有个理发员李志成，他1933年参加革命，调皮好玩，不爱学习不爱动脑子。他讲：长征时他是电话员，一次从黄河上拉电线，拉了四天没拉过去。他找陈昌浩说实在拉不过去，陈说：“娘卖×你们是吃冤枉的，拉不过去砍你的脑壳！”他还是想不出办法。于是去请教老乡，老乡说那要给河神许愿。参谋长说：“卵子，搞什么鬼，狗娘养的！”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，并且一面走，一面还叨叨着：“哼，我是狗娘养的……”惹得参谋长大笑不止。此人调皮而有特点。他爱吃，常往伙房里钻，常违犯群众纪律，总之很像《毁灭》中的木罗式加。

3月11日

敌人首次轰炸，投弹八枚。

睡到天亮始行，早饭即到李家渠。一路上公家在搬，老百